

南華真經

四



南華真經卷第四



駢拇

養正性命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郭象注

此篇非聖人之所
謂仁義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

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

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去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

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多方乎仁

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

正也

夫與物具者无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无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

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隆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无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

不亦妄乎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

手者樹无用之指也

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多方駢

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五藏之情

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

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无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

文章青黃黼黻

黼黻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

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

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

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聲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技於仁者擢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

繫方彼反 厄危委反

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

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

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與言无

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夫駢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檣杪之口而

必競辯於揚墨之間則揚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

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

枝者不為跂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長者不為有餘以短正長

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是故鳧脛

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

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无

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續而任之則无所去憂而憂自去也意仁義其非

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

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

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羣品

萬殊无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无傷又何憂哉今世之仁人蒿目

而憂世之患。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今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

正謂此為仁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食貴富

跂其知反

孟子四

二

卷之九

夫貴富所以可養由有甚高之者也若乃无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養竊非望哉

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且夫待鈎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積共且夫待鈎

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

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

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

非十四

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故古今不二

不可虧也同物故與物則仁義又奚連連如

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而得

使天下惑也仁義連連祇足以夫小惑

易方大惑易性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何以

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夫與物无傷者非為仁也而仁

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无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

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

是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无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

以物易其性矣

自三代以上實有无為之迹无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

有不得已或以槃夷之事易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

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

身殉天下

夫鷓居而鷓食鳥行而无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

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神氣无變手足槃夷故

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

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

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

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

二十四

四

趙家

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

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

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天

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

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

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

乎尚无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无為而成則絕尚去

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

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

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味乃善屬其性乎五聲雖

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

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

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

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

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吾

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

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

矣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

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效人者

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二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

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余

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

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宜復之无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郭象注此篇併非仁義禮樂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

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身而足雖

馬蹄

智慧生偽

莊子之意以自然者為道德精仁義所歸者為仁義也

有義臺路寢无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鞞而惡乘但无羨於榮華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

之以羈馬中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

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正之

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

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

過能之用故有一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護乎

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无為之風

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生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

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

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

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

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操曲為直厲駑驥習馴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吾

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彼民有常

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

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无為之至也一而不黨命曰天

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

視顛顛此自足於内无所求及之貌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

无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宜國異而家殊也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

无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闕與物无害故物馴也夫至德之世同與禽

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以善也同乎无欲是

謂素樸欲則離性以飾也素樸而民性得矣无煩乎知欲也及

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斲足斲足為仁

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

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

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

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夫殘

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

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夫馬陸居則

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踶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羣馬之性不失夫加之

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

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

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

斲足斲足為仁
跂為義
澶漫為樂
摘僻

犧 先河反

踶 大計反

介 反倪 五佳反

驚 救二反

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此民之真能也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跽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胠篋

絕聖棄智

揭其謁反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郭象注 此篇非聖人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鐃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鐃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

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故嘗試

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

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

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

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所盜

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

張本聖人並作聖人十一處

之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

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

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聖法唯

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

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

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

逢斬比干剖襄弘肥子胥靡故四子之

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无聖法

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

五九一四

九

辰和

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无有道邪夫妄意

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

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

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由是觀

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

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

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

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漢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

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无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尤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故曰唇

竭則齒寒魚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

大盜起

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

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闔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其大盜者也

拊擊

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

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

之謂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

已死則大盜不起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

欲不在彰聖知

天下平而無故矣

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

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為之斗

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

廿六二四

下

庚

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

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

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

利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

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

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

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

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夫軒冕斧鉞賞罰之

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刀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

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此重利盜跖而使

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

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

者，天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其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

執而用曰器。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故絕聖

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去施禁而自止也。擿玉毀珠，小盜

不起。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則

无以行其姦巧。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殫殘

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无所矯則內全我朴而不自

失之言也。擿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

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

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雜曠有耳目

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毀絕鈎繩，而

棄規矩，擿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

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蜘蛛蝓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

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

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

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擿也。削曾史之行，鉗揚墨

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

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

擿與擿同

擿 呂係反又力結反

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

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

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

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法之所无，用也。若夫法之

不過於所見，故眾目无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无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无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无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无不當安。

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

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

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

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无時。

慊矣。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

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无求之至。若此之

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

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

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知而无道，則

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罔

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

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无妙也

知詐漸毒胡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

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

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

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

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粟之蟲肖翹之

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

也

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

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

佞釋夫恬恬无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

噶已亂天下矣

噶噶以己誨人也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郭象注

此篇併非毀仁義禮樂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

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无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无為而任物之自

為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

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无治乃不遷淫

昔堯

粟耳轉反肖肖

恬徒暫反噶之閏反

在宥

巡無為之事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

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

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人大

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

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无常，思慮不

自得，中道不成章。

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

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

於是乎天

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

舉

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故天下

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凶

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

情哉？

志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

迹故凶凶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

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

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

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

倉倉

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

當理无慘悅之則致淫悖之患

矣相助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也。亡可也。

存亡无所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天下將不安其性

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齿卷僮囊而亂天

下也。

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齿卷僮囊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

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

豈

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

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非直由寄而過去也

乃珍貴之如此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

无為。无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无為者非拱默之謂

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故貴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故君

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聰明。

解擢則傷也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出處默語常无其心而付之自然神

動而天隨。從容无為。而萬物炊

累焉。

若遊塵之自動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任其自然而已崔

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

聃曰。汝慎无撓人心。

撓之則傷其自善也

人心排下而

進上。

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上下囚殺。

无所排進乃安全耳

淖約柔

炊昌臆
累劣偽

聖人虛心

淖昌略反

劇居衛反

乎剛彊

言能薄約則剛彊者柔矣

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

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其疾俛

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風俗之所動也

其居也

債粉問反

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也

債驕

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

之則跛而債驕債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

心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

堯舜於

股畔末反

是乎股无胫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愁

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堯於崇山

二十五

二十六

云漢

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

施以智反

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夫堯舜帝

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言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至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

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

而天下衰矣

莫能齊於自得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

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知无涯而

鉞斤

好之故无以供其求

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

脊音籍在亦反

決焉

彫琢性命遂至於此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

堪 苦巖反

桁 戶剛反

接 如字又音
接 如字又音
楫 習

噶 許交反

清淨民正

故賢者伏處大山堪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鳥龍象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无患矣斯迹也遂攫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无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楫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姦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楫之為哉

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噶矢也。

噶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去其所以擢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

議論
清淨
法附

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

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

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

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

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

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來吾語汝至道。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默

皆了无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己生乎。无視无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必靜

必清。无勞汝形。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任其自動。故問靜而不天也。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

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汝內。

全其真也。閉汝外。守其分也。多知為敗。知无崖。故敗。我為汝遂

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

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但當任之。慎守

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

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

長生之致。耳身不天。乃能及物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

天矣天无為也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无

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无測而人皆

以為極徒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无窮一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

下為土失无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土无心者也生於无心故當反守无心而

獨往也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與化俱也吾與

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任也當我緡乎

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以死生為一體則无往而非存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

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

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

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

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

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

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

无為民化

倘尺掌反又吐反吐郎吐黨三

卷二四

七

七

洋戶頂反
溟之頂反

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

求。而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遊者鞅掌。

以觀无妄。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也雲將曰：

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

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

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

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

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

及昆蟲。皆坐而受害也噫！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

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主母哉。言治人之過深

僂僂乎歸矣。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噴然通放故遣使歸雲將曰：吾遇

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

乎汝徒處无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

爾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闕付自然則无為而自化矣大同乎？

溟溟。與物无际解心釋神。莫然无魂。坐忘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渾

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无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彼知

之。乃是離之。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无問其名。无闕其情。

物故自生。闕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

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常有矣也再拜。

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

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

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

哉心欲出羣為眾憐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

也眾皆以出眾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无往而不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

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吾一人之所聞不知

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

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

乎其存人之國也无萬分之一而喪人

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

可以物物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

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

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

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獨往

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獨有

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眾立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

持後處先

撓而少反

道无不為

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嘗獨有而欲養竊軒冕冒取非分眾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大人之教

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

影響之隨形聲耳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為

天下配

問者為主應故為配

處乎无響

寂以待物

行乎无方

隨物轉化

挈汝適復之撓撓

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无為之至也

以遊

无端

與化俱故无端

出入无旁

立同无表

與日无始

與日新俱故无始也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其形容與天地无異

大同而无已

有已則不能大同也

无己惡乎得有有

天下之難无者己也己既无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覩

有者昔之君子

能美其名者耳

覩无者天地之友

覩无則任其獨生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

者尊此必然之符也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

為但當因任耳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

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當乃居之所以為遠

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

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

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

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中而不可不高者

德也

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事之難者雖一非道

況不一哉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故聖

人觀於天而不助

順其自為而已

成於德而不累

自然與高會也

出於道而不謀

不謀而一所以為易

會於仁而不

道注

又扶起仁義禮樂知

終歸於

恃恃則不積薄於義而不積率性居遠非積也應於禮而不

諱諱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无所辭讓齊於

法而不亂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為也

而不可為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於天者

不純於德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无自

而可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

有天道有人道无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

萬物之自為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主

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且者人道也各當所任天道

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君任无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

而自得則君道遠且道勞勞遠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之也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南華真經卷第四

